



岳父家的香椿树

□ 刘立新

春天的香椿，勾起了全家老少的馋虫，也上了全村人的餐桌

又到了香椿飘香的季节，岳父家的香椿树重现昔日生机：高大的身躯直冲天宇，紫红的香椿长满枝头，散发出醉人的香味，远远望去像一团火焰在燃烧着……

香椿是春天餐桌上的极品。谷雨前后，我家的餐桌上会多一盘菜——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鸡蛋煎香椿。香椿是乡下岳父采摘来的。拿在手上，香气四溢，满屋飘香。香椿可凉拌吃、可和豆腐煮着吃……

我最爱吃鸡蛋煎香椿。其烹饪方法极其简单：先把锅烧热，放入一小许芝麻油，等油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时，再把鸡蛋和预先切好的香椿搅拌均匀倒入锅中，用勺子按平整，眨眼工夫，鸡蛋煎香椿做好了。看到那油黄油黄的鸡蛋，紫色的香椿镶嵌其中，相得益彰，叫人垂涎三尺，吃起来连唾液也是香的，巴不得把舌根都吞下去。

香椿不仅装点着春天的餐桌，还是上等的贡品。

相传有一年的春天，曹操衣锦还乡，正当中午，走到涡河边时，忽闻香椿的香味，他抬头一看，不远处，有一农舍，正飘着炊烟，屋前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，紫色的香椿在春风中摇曳。他惊喜，快步进屋，见桌上有一碗香椿正冒着热气 and 香气。那一回，曹操一饱口福，临走重金相谢，连声称赞。此后，曹操招人广栽香椿树，每到谷雨时节，命人采摘、收集作为贡品送给汉献帝……

“香椿好吃，可不能独食呀。”周末，我和妻子去小山村看望岳父、岳母，热心肠的岳父对我们说。

岳父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胸怀宽广，心系乡亲。前些年，他当村长期间，几年工夫，就把一个破旧的小山村变魔术似的装扮成

一个典型的新农村示范村，村民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，他总是笑着说，人活在世上，总该为大家做点什么。

香椿树是他亲手栽的，可在他眼里，香椿树属于大家。每年谷雨前后，乡亲们拿着竹竿，挽着竹篮来岳父的屋前采摘香椿。有胆大而心细的乡亲像猴子上树一样，一溜烟地就爬了上去，脚踩在树丫上，仰起头，伸长手臂，把一朵朵紫色的香椿摘下来，放在腰间的小竹篮里，每摘一朵都会引发树下孩子的欢叫声。胆子小的或不会爬树的，则找来一根长竹竿，在竹竿一头扎上一个铁钩，仰起头，站在地上钩香椿。这办法挺管用的，树梢上的香椿手通常够不到，这时钩子发挥了作用，只要轻轻地一钩，枝头随即发出“叭叭”的清脆声，那是香椿从枝头分离的悦耳之声。树下的孩子们听到响声高兴地拍着手惊喜地叫嚷：“哇！好大的一朵呀。”每当这时，岳父则站在树旁，点上一根烟，眯着眼，一脸憨笑。

他常说，一家人吃不香，大家吃才叫香呢。每年香椿长出来的时候，他打心眼里高兴，因为不光他的亲戚朋友可分享，乡亲们也可一饱口福，这于他而言，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情。

那段时日，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吃香椿，吃得满嘴飘香，就连烟卤里飘出的炊烟也是香气扑鼻的。

香椿味美，但它倾注了岳父的心血。春天，香椿树长了虫子，岳父不用农药，用手去捉；冬天，岳父用稻草拧成绳状缠绕在香椿树上给它保暖，同时还给它修剪、培土、施肥……像照顾自己的小宝宝一样。岳父的心思没有白费，一到春天，香椿树弥漫着香气，在春风中不停地摇荡着……

香椿树平凡而伟大，它扎根在乡村，默默无闻地生长着，奉献着……

我对香椿树、对岳父不由得肃然起敬。

自知之明

□ 张正

不仅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短处，还要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。前者是明智，后者是自信

微信群里，有人发了一段视频：山东一位哥们儿，参加电视台节目选秀，他自称“我喜欢唱歌”，唱的是《快乐老家》。他刚一开口，就以五音不全、怪腔怪调令评委瞠目结舌，现场观众也都捂住嘴，笑翻了场。结果可想而知。

类似的事情，二十多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两次，印象深刻。一次，是上大学期间，学校搞卡拉OK大赛。比赛地点音乐房进了里三圈外三圈看热闹的同学，我正要挤进去看看，突然，人堆炸开了锅，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往外逃，我惊问怎么回事，一位认识我，也认识正在唱歌选手的同学抓住我的胳膊笑得直不起腰说，你去看看，你老哥正在唱歌！果然是，可我的天啦，唱得比哭难听，鬼哭狼嚎还有个调儿，他是什么调儿也没了。这水准，居然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，够胆大的。他唱的，是《三月里的小雨》，从此后，一听到这首歌，我就想到这位老乡，不由笑得肠子疼。

也是上大学期间，另一位老乡，在同城的另一所院校读书，学校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，他自认为普通话一流，信心满满地去应聘，一开口朗读，也是笑翻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。我们家乡方言中，n、l不分，z、c、s和zh、ch、sh不分，ou、e不分，ao、er不分等等，他全部中招。他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普通话训练，只是拿腔拿调地说说普通话一样在说家乡话，效果自然滑稽可笑。

山东那位“歌手”，微信群里有好友评价他说：“这人唱歌能把狼吓死。”我的那两位老乡，他们的歌声和普通话，也有这样的效果。这三位老兄，如果仅仅是“我喜欢唱歌”，或者“我喜欢说普通话”，在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，那纯属个人兴趣爱好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宽容之心一



海昏侯的五色炫曜

□ 李哲



每天都吸引大量的参观者排队观展。李哲摄

侯国聚落遗址，其出土文物创造了多个第一。

首都博物馆内，金、铜、玉、漆、木的五色炫曜灿若星晨。两套编钟精美华丽——其中钮钟14件，甬钟10件；还有一组铁制的空心编磬，有十多件，为全国首例。马蹄金、麟趾金、金板、墨书金饼铺满展柜，这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、种类最全的一次，甚至终结了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“到底有没有麟趾金、什么是麟趾金”的争端。多彩的漆器中，有一件绘有孔子像并记录了孔子生平及弟子情况，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。此外，各式各样的精美铜器、玉佩、漆器等都再现了汉代皇室贵族的奢华生活。

从出土文物来看，“刘贺也许是个会吃会玩、懂音乐、好古董、有文化的文雅之士”，专家的推测得到了不少现场观众的认可和思索，也许历史上的刘贺并不是荒淫无度的昏庸之辈？其突然被拥上皇位、又被紧急废黜的背后或许另有隐情？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让我们得以在史书之外，从物的角度，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刘贺其人其事和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。

金器数百件、铜钱重五吨，海昏侯墓主人

今天哪都不去 就待在沙面

□ 齐鹤苓

行；沙面北街65号，曾作三菱银行；沙面三街4号，曾作屈臣氏药房；沙面三街2号，曾作美国领事馆等。对了，沙面大街与沙面一街交界处还有座露德天主教圣母堂呢。

岛上另一历史特色是古树。两三人合围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，树龄长达300年。它们有的沿河或沿街成行成列站立，有的就在一幢洋房前独树一帜倔强地伫立着，很像保护主人的卫士。

进出岛的游人大多来看历史风貌建筑。而沙面展现给你的绝不是一座凝固的博物馆。它动而不喧，静而不萧。把历史与现代、游览与使用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

记得那天我边走边看感觉有些累了，正想停下脚步休息，一阵优美的旋律从街心广场传来。《喀什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等都是熟悉而亲切的老歌。循声走近，一位艺人正用乐器起劲地演奏着，他身后的处所就是一家星巴克咖啡店，座位基本坐满了人，还有一些游客或坐或站地围拢在周围，我顺势坐在艺人对面街边的椅子上，在这个惬意的环境中专注地欣赏着他的表演。不知不觉间阳光的投影发生了位移，我起身向前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幢三层洋楼，一楼是一家名为“西关人家”的工艺品店，以木雕和漆器为主，其别致造型、极致精美的工艺及浓郁的地方特色令人流连忘返。品质决定了档次和价格，对于我这位过客而言，看一看也是享受，而店里的生意还是很好的。当我信步走到

火车慢走

□ 李晓

四十分钟，乘客可以走下火车，面对摇摇摆摆的野花野草，给它目光的抚慰，也可以望着蓝天下清晰的山脉发一会儿呆，而那些火车上恋爱的情侶，可以在座位上忘情拥吻。

人如蚂蚁，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。在日常生活中想慵懒一下，却发现总是停不下来，往往在一种看不见方向的生活里自我旋转。身心憔悴的日子里，生活在一个自我追赶的世界中，一眼望出去，常是满目疮痍。那样一辆恍若旧时光里的慢火车，也成为我的眺望。

10多年前，我乘火车去西北。那时车速很慢，火车在旷野山川间奔走了三天两夜。那天黄昏，夕阳中飘起了毛毛细雨，经过一个丘陵中的村庄，窗面浮现老土墙林立的农家院子，瓦屋顶上有炊烟袅袅，一头暮归的老牛，它回头过来如秋水盈盈的目光，正好与我相遇。我在那一瞬间恍惚了，发觉一直在梦里思念的故乡，着陆了。我在窗前景目送着远去的苍翠村庄，像一个游子刚刚见了亲人一面，转瞬之间就在梦里消失了。

在火车上，我看见一个女子仰头睡着，一个帅气的男子抚着吉他望向窗外，痴痴的眼神里，是思念放出的光芒，阳光照进来，光线打在老去的桌子上。火车上，我还与一个去西北看望儿子的乡下老汉成了亲热的交谈者，我总感觉，他像我一个亲人的样子。他摸出一大把炒胡豆，拿出二锅头要与我喝酒。他扛了一个大麻袋，满满沉沉的乡下老胡豆，老汉说，儿子在西北城



“腰缠万贯”的表象背后，是汉朝人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的丧葬观念。因此，汉墓多厚资多藏，器用如生人。以品种多样著称的汉墓出土文物，让人们得以从一器一物的细节中，领略巍巍大汉的雍容气度。从另一方面来讲，正是因此特征，汉墓也就成为了盗墓贼最为“中意”的目标。而幸运的海昏侯墓实际上也是由盗墓贼“首先发现”的。2011年3月23日，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，南昌市新建区墩城山一座古墓被盗，从此，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王侯墓才渐渐地揭开了面纱。

在21世纪先进考古手段的支撑下，文物部门坚持方案预案先行，采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文物、提取了文物信息。历时五年，共勘探100万平方米，发掘约1万平方米。海昏侯国遗址也成为检验和展示我国科技文保水平的一个重要平台。据悉，这个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、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，已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。文化遗产人人保护，保护成果人人共享，不久的将来，一座优美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昔日五色炫曜，今日游人如织，历史并未灰飞烟灭。这堪比刘贺生前短暂皇位上的热闹景象，让人十分感慨，古人的厚葬原来还有此“深意”啊。



主题：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》

时间：2016年3月2日至6月2日

地点：首都博物馆方厅地下一层

展览类型：免费，需提前预约，目前人数较多，需排队三四天



市安了家，喜欢吃的，还是老家的胡豆。那老汉胡子麻渣，条条皱纹像我后来到西北后眯缝着眼睛，在阳光如瀑下看到的黄土高原地貌。

还有一次，我去南方出席笔会，主办方可以说坐飞机，我却选择了火车。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时，已是深夜，我上铺一个中年男人，正鼾声四起。站台边朦胧灯光下，一个小女孩提着篮子跑过来，在车窗前稚声稚气叫道：“叔啊，买一包吧！”她叫卖的，是当地的一种油炸小吃。望着这个单薄的小女孩，有轻微的疼痛爬满心壁。我一下买了几大包，那中年男人醒了，也买了几包，小女孩开心地跑开了。异乡夜色中，我突然觉得不再孤独。在那样一辆缓缓奔跑的火车上，有很多温暖的东西在车厢中如火一样摇曳、弥漫，是你平时的生活中，最易忽视的。

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？我想要的，就是火车上的这种慢生活。这种慢生活，就像一个平时风风火火脾气暴躁的人，回到老母亲身旁，性子一下驯驯下来。

火车慢，慢火车，开出了我目光的地平线，却从记忆的天幕里，徐徐驶来……

